

ESTABLISHED 1919 The Crystal 星期六 中華民國念六年九月四日

定報價格
每日發行增刊無定
直接訂閱中國境內暫定特價三
元半年一元半每月三角其餘外
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
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
廣告刊例照前或面議

今日一張零售大洋二分八厘

社址上海望平街

電話九三四二八號

晶報

號外

九月號外第四號

□本館新址上海漢口路七〇四號□

□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照總包優待寄送之報紙□

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五二二號
中宣部登記證中字一二二六號

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（英）

頃聞人言、羅店之役、日軍中忽有東三省軍人在內、當戰爭激烈時、我軍衝鋒至敵陣、僞滿軍即大呼曰、弟兄們、不要打、我們是亡省人、自願繳械投誠、當有僞滿軍十八、繳出六五口徑三八式步鎗十支、及子彈背包等、由我軍將其解至司令部、據此次俘虜稱、日方因國內無可調之兵、故改調僞滿軍、彼等軍中、均由日人任軍官、連排長以上、全屬日方派來、槍械乃係最新式、蓋軍隊中稱之謂蓋板鎗、其背包等皮件、亦皆精良云、蓋自僞滿國成立以後、東三省之正規軍、概歸日軍官訓練編制、其目的蓋以預備將來防禦俄人侵境、人多以爲假日如果開戰、東三省之健兒、不免被驅前敵、作擋鎗砲之用、不圖日人近竟先欲以中國人打中國人、又烏知中國人究竟不願打中國人哉、

浦江之激烈炮戰

昨日上午十時許日軍百餘人、分乘小艇、在艦炮火掩護下、突由浦東陸家嘴春江碼頭登岸、我浦東方面駐軍、以機關槍密集掃射、並以手溜彈向敵襲擊、只少數登艇逃去、午後二時、又有小艇滿載日軍、游弋陸家嘴一帶浦面、企圖再登陸迄未得逞、當日軍在陸家嘴躉岸時、停泊浦江之日艦、即以密集砲火、向浦東轟擊掩護、我軍立以重砲還擊、砲火集中於浦中之日艦、及楊樹浦方面之日軍陣地、午後二時許、日機兩隊、飛往浦東偵察、投彈十餘枚、我砲兵又繼續發砲轟擊、日方急調原泊淞口驅逐艦三艘、停泊於日本郵船會社碼頭、發砲向浦東轟擊、我方亦續以重炮還擊、砲聲隆隆、全市皆聞、雙方砲戰終日、直至晚間七時許、砲聲始漸停止焉、此役也、我軍砲擊、標的異常準確、楊樹浦日軍陣地、日本總領署附近一帶、着彈不少、日總領署、亦被我擊中三砲、當即爆炸、毀損甚鉅、巡查部長西尾清、松下實及上海每日新聞社記者川添一等、均受傷、日方急將總領署內之重要物件、倉皇遷出、驅逐艦一艘、被我擊中、受傷甚重、至於日艦砲擊、僅陸家嘴、鴻興船廠、祥生修船廠、以迄墳山碼頭及春江碼頭一帶、着彈起火、延燒甚烈、及泊於春江碼頭之駁船多艘、亦均焚燬耳、此役也、黃浦灘流彈傷人不少、

許世英大使無恙 （春江）

昨有報傳我國駐日本大使許世英氏、在任抱病甚重、記者特向勞神父路許宅探詢、據悉昨晚許氏家屬、曾電東京大使館詢問、業已接得復電、稱大使前數日、因左足受壁、當時行動微感不便、經療治後、旋即痊愈、現身體康健如常、對國內一致抗敵決心、精神亦頗振奮、許夫人逝世後、其公子曾東渡慰問、不久即回國云、

浦江炮戰中之冒險譚 （文）

□中國女子小舟及電力公司小輪□

昨日黃浦江中之砲戰、浦東我國砲隊、與浦西及江心日艦、互以大砲轟擊、一時彈如疾雨、激浪騰空、爲海上所未有之一役、當時乃有一舟一輪、冒險行駛、如無其事、是不可不以傳也、

其一、英文大美晚報云、浦東砲戰、始於上午九時後、先是、約九時許、有一中國女子、划一小舟、經陸家嘴向南市上駛、同舟者有一男子、旁有四人游泳前進、舟過出雲艦時、數人互相交談、舟中女子且笑且划、及舟過蘇州河南、日領館附近、一小巡艇即以機關鎗射擊、連開數百發、舟中女子繼續前划、游泳者逕越游至陸家嘴、隱藏兩大輪背後、皆未中彈、乃於浦東海關碼頭登陸、日本巡艇逕駛至海關碼頭、日水手即將該處華人全體包圍、其中包含海關職員數名在內、全數爲日水手押回日領署、數分鐘後載至外灘釋放、至其中有否被扣押者、則尚未知耳、

又一、字林西報云、昨晨日艦砲轟浦東、中國砲隊回砲還擊之際、乃有一小拖輪、經過火線、在江心開駛、此拖輪後悉爲海玲號、屬於上海電力公司、由下游該公司碼頭、駛往法租界外灘美艦薩可拉孟托號、載美海軍軍人五名水手二名者、輪經日本總領事館附近、一日本運輸艦前、砲彈落於輪畔、江水激上天空、輪即少停轉灣、繞過運輸艦、繞近碼頭而行、甫駛數步、砲彈又轟然在後炸裂、輪之周圍、水浪橫飛、輪似不知去向、乃未幾此輪又出見前進、遇另一小輪、懸英旗、乃屬於自來水公司者、兩輪並行、直抵怡和碼頭、輪上人皆未受傷也、

熱中 （无厄道人）

球○閟○蛾○肩○影○機○傳○兔○曰○聲○何
曾○表○何○節○分○外○不○分○明○客○住○
敢○柔○岸○居○移○偶○近○城○黃○花○到○
明○日○風○雨○任○而○鳴○

平津通訊消息等於斷絕 （紅）

平津失陷以後、友人之家居彼地者、紛紛函電詢問、而無一得覆者、天津之居英法租界者、消息尚未斷絕、若在故都、則偶得家書友函、亦唯諄諄問他處情形、曾無有述及收到去函者、頃聞人言、日人近辦所謂軍事郵便、發信人雖不限制、收信人卻只限日軍日人及其家屬、中國郵電、不在話下、居住問題、東交民巷一個馬桶間、日賃租金十餘元、其間雖多中上階級、因逃難而趨之若騖、但亦有爲日軍要北平人、實行夜不閉戶、出入隨意、因此而遷避其錄者、亦不在少數、至於交通、日軍現佔北平、北寧路全線各段、本均已作非正式接收、至是遂全部被據、由其軍部交通課直接管轄、平綏路完全由日憲兵扼守、各大學暨教育機關、既爲民族文化源泉、大部不能立足、電報自八月三十日起、即已完全不能拍出、現在報紙上所見者、多由固安、靖遠等地輾轉傳聞而出者也、

躲避炸彈常識

滬戰開始以來、租界區內常有炸彈波及、罹難者頗多、租界當局及各慈善團體、除在肇事後努力救護外、並希望人民於察覺有巨彈落下時、應即避至相當地點、匍匐地面、切勿恐慌奔逃、查十四日南京路外灘之慘案發生時、路口指揮亭上之印捕、發現炸彈落下、即拾級而下、伏於地上、俾免於難、而站立其身旁之警捕、則已粉身碎骨矣、此爲顯明之例、但當局尤盼人民、不必要時勿在路閒蕩、或聚立街頭眺望也、

□同盟社東京二日電云、政府於二日閣議時、協議關於「華北事變」之名稱、結果決定改稱「中國事變」云、

□法國駐滬總領事署布告、爲布告事、茲根據法公董局組織章程第十三條特決定如下、（一）法租界內設立之公私立學校秋季入學、暫行延期、（二）本令由警務總監執行之、法總領事飭黛之、

□津市民對中中交法幣極歡迎、對日鈔則不願收用、但因公安局令、不敢公然拒絕、但聞日金票跌至七角四、正金等鈔因不兌現、在市面僅值六角餘云、

亂離速寫（中） （墨衫白）（揚州寄）

鎮江南門外減王廟鄉民王姓屋上、於某日之晨、忽飛落灰鴿一隻、喝之不走、乃上屋將其捕護、見鴿之足上懸有銅圈、時爲駐防之保安隊得悉、見係軍用鴿、乃將其送交保安處、有人親見此鴿、身軀雄壯、黑花毛、紅爪、黃嘴、雙眼極巨、左足上帶有輕金屬圈、上書「軍一九五一」右足則帶有樹脂質黃圈一、想爲傳訊之用、惟信筒已失、據云此鴿、或係日機上之物、因傷降落云、

日軍不時派機襲擾、意圖騷擾、雖經我空軍奮其神威、迎頭痛擊、不使得逞、然居民對於應有防空之常識、極待灌輸、俾其知所防患、馬縣長有鑒於此、叠次招集各鄉鎮保甲長、詳加指示一切、一面佈告週知、責令民衆聞得空襲警報、無論日間夜間、均應避入屋內、不得出外、至路人行經途中、如因交通管制、不能行走、亦應商請附近居民、暫避屋內、切勿露立於外、以免危險、惟各報社新聞記者、因職務關係、實應不避艱險、從事採訪工作、馬縣長爲體順輿情起見、特許發給通行證、以資便利、准予在戒嚴期間通行、記者亦領取一紙、對於採訪工作、便利不少、

天津報界之刼 （三畏）

天津之三大報、大公報停版、而由上海大公報繼續發行、葉庸方君所辦之商報、不得已而停刊、獨天津益世報、雖一度停版、不惜委曲求全、設法復刊、僅出版七日、終因環境關係、於三日正式宣佈停刊、該報自民國四年創刊、言論正大、至二日止、共出七千六百五十三號、中外人士、對該報被迫停刊、一致惋惜不置、